

## 请“金性尧”回家

□刘辉

金性尧（1916—2007），笔名文载道，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史学者、作家，舟山定海人。早年活跃于上海文坛，以杂文、散文名世；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古典文学整理与研究，于唐诗、宋诗、明清诗文及笔记史料多有笺释与阐发，其著述兼具学术深度与随笔之美，在读书界影响深远。

2025年，民进舟山市委会在舟山市图书馆建成金性尧馆；金性尧位于定海北大街（今人民北路）的故居修复工作也已启动。金老先生魂归故里，故乡人民以建设金性尧馆、推进故居修复工程为契机，为传承乡贤精神、赓续地方文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作为金性尧的故乡，舟山不仅要留住先生的“形”，更要传承先生的“学”。我们希望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推动金性尧文化学术研究中心落户舟山，把金性尧研究的中心引向家乡，让更多人走近金性尧、了解金性尧、研究金性尧，宣传推广金性尧，使这位文史大家的精神遗产在东海之滨生根发芽、薪火相传。

近日，在舟山地方文献整理过程中，新发现金性尧一篇佚文，为研究其后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风貌提供了新的线索。我们组织了相关学术研究，并于今日在《舟山日报》刊发以饕读者，也以纪念这位从舟山走出去的文史大家。

## 严嵩父子——读《钤山堂集》

□金性尧

了五顶赐给夏言、严嵩等，这自然应该引为极大的恩荣，不料夏言却不接受，严嵩呢，不但戴上，还赏以轻纱，好让世宗看得见。于是在世宗心目中两人更有两种看法。不久，发生了议复河套一案，就使严嵩暗起杀心。

这一建议本出自三边总督曾铣，又为夏言竭力促成，世宗起先原也同意，还颇加优奖。不料后来忽然翻了脸，并严词斥责，严嵩觉得机会来了。这时咸宁侯仇鸾因镇甘肃时，以阻挠军功为曾（编者注：“曾”应为“曾铣”）弹劾拿问。仇鸾本是亲严嵩的，严嵩就代仇鸾草奏，诬陷夏言曾受曾铣之金，互为奸利。夏言上疏申冤，其中说：“在内诸臣受其牢笼，知有嵩不知有陛下。在外诸臣受其箝制，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。臣生死系嵩掌握，惟归命圣慈，曲赐保全。”但世宗却听信严嵩的谗言，加上香叶冠旧案，终于将夏言、曾铣都杀了。廷臣喻茂坚，屠桥上疏请赦夏言一死，又受到一顿斥责，还剥夺他们的官俸。

我们且翻开《钤山堂集》看一看，在十九卷中，便有一篇《赠大司马伯夏公序》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公（指夏言）始起官给事中，正色立朝，知无不言，辨忠邪，抑侥幸，纠弊恶，军国大政，献替为多，洵然谏官之望，然未有以表异也。”凡是能够说得出的好话，他都说了。我们能够想象么，被严嵩恭维为“为霖为砺”的“奇才壤行”的大宗伯夏公，就是严嵩处心积虑必欲置之死地的冤家对头。

夏、曾被杀后，他们的妻子也都遭流放。曾铣清廉有胆略，死后家无余资，隆庆时曾获昭雪。现在越剧《盘夫》已成为优秀的传统剧目。人民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同情忠良之后，实际也为含冤而死的爱国将领作了最广泛有力的平反。

仇鸾却出狱了，并与严嵩约为父子，后官至大将军，很得世宗重用，可是严嵩还把他当儿子看待。这一来，仇鸾恼怒了，两人就此结怨。严嵩便化亲为敌，上疏攻击仇鸾，还联络锦衣卫陆炳一同暗算仇鸾，适因鸾（编者注：“鸾”应为“仇鸾”）病死，陆炳仍不放过，仍在世宗前揭发他阴私，世宗便加以“追戮”。

对于严嵩之流，就连人家不想再给他当干儿子的自由也没有，也要成为报复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因为他这时已经是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了，故而当时一些士大夫就有“宁负陛下，不敢忤权臣”的说法。

但严嵩总算还能够卖弄风雅，撰写青词，严世蕃却是一个十足的恶少色棍，姬妾多至二十七人。他自以为天下人才，就是他陆炳、杨博三人。陆炳死后，他益发自负了。在严嵩的罪恶里面，都有他一部分，京师遂有“大丞相、小丞相”之称，又密结赵文华、鄒懋卿、胡宗宪、罗龙文等，形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高级豪门，连家奴严年，士大夫也竟（编者注：“竟”应为“竟”）称他为什么“尊山先生”。《明史》也说他“最黠恶”。京剧《打严嵩》中那个奸侠，大概就是影射他了。严嵩出场时说的“大事禀报老夫，小事任尔发付”，也见得那个奴隶总管的气势了。世宗因严嵩之柔媚而宠幸，严嵩自也因严年之驯顺而信重。君臣之间是这样，主奴之间也是这样。

严嵩有个孙子叫严效忠，年才十六岁，就冒

充军功而授锦衣卫镇抚。不久，效忠病废，就由其弟严鹤应袭。可是效忠其实是严门厮役，严鹤也是世蕃养子。仇鸾因为不肯再做干儿子而成为仇人，严效忠和严鹤却因能叫几声“爸爸”而为阔少爷。

岁月如流，严嵩已到“耄而智昏”的晚年了，世宗下达的御札又“辞旨深奥”，弄得严嵩瞠目不解，就由世蕃曲为揣摩，代为奏答，起先也很当世宗之意。可是这时世蕃正纵情于声色赌博，对世宗所问不甚在意，其后所答就不象（编者注：“象”应为“像”）过去的合拍，渐渐引起世宗的厌恶。这时方士蓝道行以扶箕得幸，世宗奉若神明。一天，世宗问道行辅臣贤否，道行一向恨严嵩，便诈作箕仙以对，具言嵩父子弄权状。世宗便问：“果尔，上玄何不殒之？”他就答道：“留待皇帝正法。”世宗默然。时为嘉靖四十年。

次年，世蕃已系诏狱，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劾严嵩父子，世宗还想包庇，便说：“严嵩已退（时已放还），伊子已伏罪（戍雷州卫），敢有再言同邹应龙者俱斩。”因为世宗还是追念严嵩“赞玄”之功，故而心有忽忽不乐。严嵩探悉后，便密赂世宗左右，揭发蓝道行许多不法事，道行后就死于狱中。

不久，世蕃又从南雄（实际未到雷州）潜回，横行如故。直到嘉靖四十四年，又由林洞具疏，并徐阶修改，以外通日本，内怀怨望罪劾奏，才打动世宗的心，终于将严世蕃、罗龙文斩于京师。都人闻之大快，大家相约持酒至行刑处观看。严嵩则削籍，后寄食于故旧之家而死。年近九十。

严家籍没后，曾将其家产列为清册，取“太阳一出冰山落”语意，名曰《天水冰山录》，据书中所载，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，重一万一千余两，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，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，布缎绉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，楠栢二十七千三百余把，南昌和分宜的宅第房舍两共三千三百间。《钤山堂集》中有《师俭堂》一绝云：“山泉野饭聊今夕，金谷铜驼非故时。随缘自有数椽竹，题俭真成一字师。”实在值得录此存照：大官们笔下写的东西，一经实践的检验，便立刻化为笑料。

明沈德符《野获编》卷八《权臣籍没怪事》条云：“嘉靖间籍没严分宜，则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，金银象棋亦数百副。若对局用之，最为滞重不堪，藏之则又无谓，真是长物。”《儒林外史》中杜慎卿说的“雅的这么俗”，用在严氏父子身上，倒是歪打正着。

《天水冰山录》有一九四六年的排印本，后附清嘉庆时和珅籍没时的家产清单，持以与严门相比，财富上固有小巫之感，杀人也没有严嵩杀得多，盖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，单据《明史》所记，正直的大臣被严嵩父子杀害的，就有曾铣、夏言、杨继盛、沈鍊（编者注：“鍊”应为“炼”）、王忬、叶经等。[还不包括因内哄（编者注：“哄”应为“江”）而被严嵩致死的那些人]这在清雅从容的《钤山堂集》诗篇中，自然是看不到什么痕迹的，然而四百余年过去了，人们在《明史》的字里行间，仿佛还听到多少孤儿寡母含着血泪在痛诉。

此文原刊载于中华书局1980年6月编辑出版的《学林漫录》（初集）

一场跨越四十余载的文献寻觅  
——重读金性尧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

□杨先洪

嵩诗词文集》，即是想写些坏人坏事。我要说的是，有些人诗文可以写得漂漂亮亮，行为却又是那样丑恶不堪。次则亦以分宜其人，以青词而结主知者，有那么一种本领，居然可受厚宠，终至权倾朝野。他如阮胡子（阮大铖）诗及曲，后妃史话（杨贵妃），宦官史话等都想谈。也许近乎走偏锋，度时期（钟子期，指杨廷福，用高山流水典故）必能许之。字数大约三四千字，文风仍用我过去的那一套。如何，便请惠教一二。”这封简短的信札，不仅是金性尧对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，更彰显了他作为文史大家的学术担当——在思想解放的初期，他敢于跳出传统文史研究的固有框架，选择“坏人坏事”这类“偏锋”选题，实则是希望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多元解读，打破非黑即白的教条式评判，引导读者进行更为理性、深入的思考。

此后，金性尧不负所托，成为《读书》杂志的核心撰稿人，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，这些作品后来均被收录于《金性尧全集》及相关文集之中。这更让笔者坚信，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一文理应藏于其中。然而，笔者几乎翻遍了金先生的所有文集，却始终未能觅得此文踪迹。困惑之下，笔者向金性尧先生的女儿金文男老师请教，她告知我：“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均已收录于文集之中，此文或许是更改了题目，需要逐一查对。”在她的建议下，笔者多次前往金性尧纪念馆仔细查阅，还托付给金性尧文集颇有研究的潘瀚涛老师协助核查，却依旧一无所获。后又辗转于网络上，检索1979年9月至1985年12月的各期《读书》杂志，也未能发现这篇文章的刊载记录。金先生究竟是否写过这篇文章？若已写就，为何又不见于任何文集与期刊？这一疑问，渐渐成了笔者心头难以解开的结。

命运的巧合往往出人意料。杨廷福先生祖籍浙东鄞南陡麓杨家，恰是笔者的远房族兄。为深入了解这位族兄的学术成就，笔者曾托市政协胡本祥先生通过网络渠道代为收集、购买了28本《份》杨廷福的著作及载有其文集的旧时报纸杂志。近日，笔者在这批资料中发现，有一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编辑出版的《学林漫录》（初集），刊载了杨廷福的《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学》，更让人欣喜若狂的是，金性尧先生的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一文竟也被收录其中！他当年对挚友许下的创作承诺，终究以文

字的形式留存于世。

## 严嵩父子文品与人格的背离实证

严嵩是《钤山堂集》的作者，其诗文兼具清雅格调与规整辞藻；同时，他又是结党营私、祸乱朝纲、残害忠良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明代奸好。为了厘清严嵩“文品”与“人品”的巨大反差，金性尧先生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，梳理了严嵩的发迹历程与罪恶生涯。他指出，明太祖以制义取士的制度，使得大批缺乏真才实学却擅长阿谀逢迎的士大夫得以跻身官场，这种官僚政治的弊端，进一步诱发了士大夫群体权欲的膨胀与品德的堕落。严嵩本无治国平天下之才，却凭借钤山十年苦读积累的诗文声名，以“青词”为敲门砖，获得了笃信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与宠信。所谓“青词”，即道教徒打醮祷告的疏文，因用青藤纸书写而得名，其撰写需兼具典丽与工致，非一般文人所能胜任。严嵩精准把握了明世宗的喜好，在青词创作上大下功夫，最终“言去，醮祀青词，非嵩无当帝意者”，成为世宗身边不可或缺的红人。

金性尧先生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例，揭露了严嵩的奸佞本质。他先是假意逢迎同乡前辈、内阁大臣夏言，后因不满夏言以门客视之，便暗中勾结方士陶仲文与官中太监，不断诋毁夏言；在“议复河套”一案中，他借世宗态度转变之机，唆使仇鸾诬陷夏言与曾铣“互为奸利”，最终导致二人被冤杀，即便廷臣上疏请赦，也遭到世宗的斥责与罚罪。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在《钤山堂集》中，严嵩竟撰写《赠大司马伯夏公序》，盛赞夏言“正色立朝，知无不言，辨忠邪，抑侥幸，纠弊恶，军国大政，献替为多，洵然谏官之望”，将所有赞美之词悉数奉上。这种当面称颂、背后构陷的行径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人格的虚伪与卑劣。

金性尧先生在文章中并未局限于对严嵩父子罪恶的揭露，更将其置于明代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。正如金先生所揭示的，严嵩的发迹与衰落，始终与明世宗的喜好紧密相关，这种君权与权臣之间的畸形关系，正是明代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。同时，金性尧先生还通过民间文艺作品与官方史料的对比，展现了历史评价的多元性——曾铣等忠良虽遭冤杀，但越剧《盘

夫》等传统剧目却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其平反，这种来自民间的正义评判，与官方史料的记载相互印证，构成了对历史的完整解读。

## 佚文再现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启迪

通读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全文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金性尧先生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治学态度，更能体会到他作为文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。然而，这篇极具价值的学术随笔，却未能被收录于《金性尧全集》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《金性尧集外文补编》等权威文集之中。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的诸多思考。高克勤在《识真还从集外求》一文中曾指出，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的篇幅几乎达到《金性尧全集》的一半，收录了大量未曾结集的文章，这些“集外文”不仅丰富了金性尧的作品体系，更清晰地展现了其思想与文风的转变轨迹。那么，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为何会成为“漏网之鱼”？是收录过程中的疏忽，还是另有缘故？

结合相关史料与文献记载，笔者对此作出了几点推测。首先，从文章的刊载历程来看，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是金性尧应《读书》杂志之约而作，而1977至1980年杨廷福借调中华书局工作期间，金先生为《读书》撰写的书稿均托付杨先生代转编辑部，而非直接寄送。据此推测，这篇文章或许是在转送《读书》杂志后未被采用，后经杨廷福推荐，才被收录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《学林漫录》（初集）之中。由于其刊载渠道并非金先生的常规发表路径，可能导致在文集编纂过程中被遗漏。其次，从文章的选题与内容来看，这篇文章属于金性尧计划中的“坏人坏事”系列，这类选题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或许存在一定的争议性，金先生本人或编纂者可能出于某种考量，未将其纳入文集之中。此外，金性尧先生的作品数量庞大，“集外文”的整理与收录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，难免会出现遗漏的情况，正如高克勤在文中所提及的，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的编纂便遗漏了大量此前未被收录的文章。

做此文章，笔者希望这篇沉寂多年的佳作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与品读，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，培养理性思维方式与历史判断能力，以更为全面、客观的视角看待历史与现实。

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 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| 杨廷福回信 |

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

2025年8月，舟山金性尧纪念馆的开馆，为这座文脉绵延的城市搭建了一处回望先贤的精神驿站。于笔者而言，这里更像是一处解谜之地——自开馆后，笔者便频繁往返于此，除了探寻金先生的学术世界，更怀揣着一份特殊的执念，寻找一篇他曾许诺撰写却遍寻不获的文章——《严嵩父子——读〈钤山堂集〉》。这份寻觅，既有对学术大家创作的求知渴望，亦有几分探幽索隐的猎奇之心，却未料最终竟收获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，再次得以窥见金性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见与刚直的学人风骨。

## 金性尧一篇佚文的发现始末

这场寻觅的缘起，藏在金性尧与挚友杨廷福的一封信往来信札中。笔者曾在《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》中的“学人品格”一文中提及这段往事：1979年4月，文化界正亟待冲破教条主义的枷锁，倡导开放与理性的阅读思考之风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，三联书店创办的《读书》杂志应运而生，迅速成为思想解放与学术复兴的重要阵地。杂志创刊后开设“重读经典”专栏，有意聘请深耕古典文学与历史考据、文风独树一帜的金性尧担任“特约撰稿学者”，遂托付于金性尧同为浙江同乡、民进同志且兼具深厚文史素养与广泛人脉的杨廷福代为联络。

收到杨廷福的来信后，金性尧旋即回信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新刊的支持与期许，更坦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与选题偏好：“弟拟撰读钤山堂集（严